

晴川路十二号

树 菜



晴川路十二号

柯 棻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肇岐

封面设计：陆元林

晴川路十二号

树 葵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订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3.25 插页 2 字数 265,000

1980年8月第1版 198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册

书号：10078·3178 定价：0.90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揭露林彪、“四人帮”控制上海时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长篇小说，是作者继《姑苏春》后又一部新作。

作品通过某区副检察长吕瑾所居住的晴川路十二号里几个家庭的变迁，颂扬了吕瑾、徐昌等人坚持党性原则，跟林彪、“四人帮”的爪牙进行斗争的英勇业绩，描写了大学教授舒雁群父女被迫害致死的悲惨遭遇，鞭挞了方余成、胡海龙等人的丑恶灵魂。

作品结构严谨，情节曲折，文笔细腻。

我来给你讲个故事，
不管你胆战心惊。

——巴西民谚



第 一 章

隔壁办公室墙上的那架陈旧的西门子挂钟先发出了“咯嗒”一下响声，然后“当——当——”地连敲了六下。那缓慢而悠扬的钟声在周围的静谧中显得格外清晰，一直传到这儿的检察长办公室里。

区检察长老夏今天吃过午饭就到市里开会去了，此刻在这间挺宽敞的办公室里，只有副检察长吕瑾独自坐在临窗的桌后审阅着材料。吕瑾今年四十六岁，身体瘦而结实，身长只比一般的中等个儿略高一点，肩膀却出奇地宽阔，以致使他的身材看上去有点不大匀称；长方脸上的那一对眼睛，虽不很大但却是黑白分明，显得年轻而挺有精神，然而额头上那些密挤挤的皱纹和那一头花白头发，却使他的相貌要比实际年龄显得苍老得多，一眼看上去至少有五十岁开外了。此刻，放在他桌上的这几份材料，是公安分局昨天送来要求检察院批准逮捕起诉的刑事案件。一整个下午，他都埋头批阅着这些材料，一面签发着逮捕证。一包吃过午饭才买的大前门香烟，已经抽掉了将近半包。这是吕瑾的

习惯：平时他抽烟是不多的，但在独自批阅材料的时候，却是一支接上一支地抽个不停。现在已经看到最后一份了，他拿过那份材料翻阅了下，微皱了下眉头，抬起头朝敞开着的房门外面叫道：“小李！小李！”

外面没人答应。平时下班之后，留在机关里的人还是不少的，但这几天来只等着下班铃一响，大多数人便都一拥出门上街看热闹去了，此刻周围都是静悄悄的。吕瑾“咦”了一声，自语着说：“刚才还听到声音，怎么现在不见了？”接着又提高着声音叫道，“小李！李正平！”

仍旧没人答应，吕瑾站起来开亮了日光灯，走出去到隔壁办公室门口去看了下，里面空荡荡的没人，他再走到走廊尽头那间办公室门前，看见助理检察员李正平正全神贯注地在同一个公务员下着象棋。按说自己刚才的喊声是能传到这里的，大概他的神思过于专注在下棋上面，所以没有听到。吕瑾站在门口叫着他：“小李，你到我这儿来一趟。”

李正平回头看了下，站起来指着棋盘向对弈的人说了句：“你等着，别动，我马上就来。”便跟着吕瑾回进了办公室。吕瑾从桌上拿起那份材料递给他问道：“这份案卷你看过吗？”

李正平接过材料，看了下案由说：“这不是分局昨天送来的吗？”

吕瑾指着材料说：“这份案卷不是半个月之前退回分局，让他们补充证据去的吗？怎么这回又送回来了？”

李正平一边翻阅着材料一边回答道：“我已经给分局的预审人员说过了，他们回答说材料就只有这些，再要补充也

补充不具体了。”

吕瑾把手里的烟蒂按熄在烟灰缸里，摇摇头说：“那不行，这份材料上的结论都是拎上纲的话，人证物证都还不够充足，凭现有的这些证据，是不够逮捕起诉的。你告诉分局的承办人员，要是补充不出具体材料的话，就应该尽快释放交给单位处理。这个人拘留已经有两个多月了，不能再这样不负责任地拖下去。你明天就去把这件事情办了，办好以后向我汇报。”

李正平答应之后，把材料折叠起来放进衣袋里。吕瑾把桌上的材料收拾起来锁进办公桌抽屉里。李正平问道：“你也回去了吗？”

“是啊，回去了。”吕瑾一边朝门口走着一边问道，“今天外面有什么新闻没有？”

李正平说：“我今天也没有出去过，只是听老赵从外面回来说，外滩一带参加辩论和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有时候连电车也被挡住没法开了。”

吕瑾在门口站住了问道：“辩论些什么？还是那些‘红色恐怖万岁’和什么‘老子反动儿混蛋’吗？”

“可不是！其实也算不了什么辩论，大多是一些外地来的人在上面发表演说，上海人多半都在下面听着，出头跟他们辩论的人并不多……哦！今天倒是发生了个新情况，南京西路上的市政协被封掉了。”

吕瑾已经走出了房门，听到这话，站住了转过身来，有点惊异地问道：“市政协被封了！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是老赵乘二十路电车经过门口的时候亲

眼看到的。大门上贴了封条，门口拥满了人，墙壁上还刷着大标语，上面写着‘无产阶级的政治岂能协商’，还有一些别的话，他没来得及看清楚，电车就开过去了。”

吕瑾蹙拢眉头沉吟了一会儿说道：“这是怎么回事呢？不管怎么说，市政协总是全国政协所属的地方组织。干这些事的人难道会不知道毛主席是政协的名誉主席，政协主席就是周总理吗？”

李正平耸了耸肩膀说：“那就弄不清楚了，反正市政协被封掉总是不假的。另外，听说这几天夜里，静安公园里也聚集了一大批人，在那儿演说辩论，辩论上海市委的大方向是不是正确，听的人越来越多，连公园外面的马路上都是人山人海的。”

“这样的辩论能有结论吗？”吕瑾问道。

“结论看来是不会有，可是辩论到后来就很可能转变为行动，听说从昨天夜里起已经有人开始准备冲市委机关大楼了，今天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吕瑾怔怔地站了片刻，微微摇了摇头，没再问下去，只是向李正平摆了摆手以示告别，便带上房门朝楼下走去。

区检察院是一幢五开间两层楼的老式石库门大房子，最早时是孙传芳的一个亲信幕僚的住宅，解放前曾经在这里办过一所私立中学。从一九五〇年建立区检察署起，便一直在这儿办公。这时，两扇大门都已关上了，担任收发兼门卫的老许正坐在天井里的一张藤椅里吸烟，他看到吕瑾从屋里出来，便招呼道：“吕副检察长回去了吗？”

吕瑾答应了声，从他面前走过，老许忽然指着他脚下

问道：“吕副检察长今天怎么还穿皮鞋来上班？”

听到这问话，吕瑾怔了怔，但立刻领悟过来地看着自己的脚，笑着回答道：“不要紧，我这是老开皮鞋，没有人看得上眼的。”

老许有点不以为然地说：“这也难说哪，上海哪有这么多的尖头阿飞皮鞋，当找不到尖头的时候，圆头的、方头的，就连你这种老开皮鞋也都会要你脱下来呢。昨天我在这儿门口就看到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拿了一双皮鞋赤了脚走过，那双皮鞋比你穿的这双还要旧呢，已经快破了……不过话说回来，也不要紧，你要是真被他们拦住了，就把工作证亮给他们看，难道还有谁敢来脱检察长的皮鞋吗？”

“那也不见得，破四旧嘛，那些小孩子还会管你是什么人。”吕瑾笑了笑，向老许说过一声“再见”，便出了门朝自己家里的方向走去。

吕瑾的家离机关约摸有四华里，乘电车是挺方便的，不仅只有四站，而且两头的车站离家里和机关都不满一百公尺。但尽管这样，十多年来无论是盛暑隆冬，也不管是刮风下雪，每天上下班他都是安步当车地来回的。他这样做并非是为了节省车钱，因为过去在部队的时候，不仅每天清晨都要跟着战士们一起跑步出操，而且经常步行着下连队去；可到了地方机关之后，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办公室里度过的，即使外出开会，为了要赶时间，多半也是乘车去的。要是连上下班这两趟路都不步行的话，那简直就是连一点运动也没有了。

他一路朝西走着。天色已是薄暮了，但路灯还没亮起。

习习的晚风迎面吹进他敞开着的衣领里，使他稍稍觉得有点凉意。路上往来的行人挺不少，神情都显得有点兴奋激动，有些年轻人边走边还在指手划脚地大声谈论着，但前两天那种东一堆、西一群地围拢着起哄看热闹的人却消失了，看来突然刮起的那一阵脱皮鞋、剪头发和剪裤管的风已经吹过去了。人们的兴趣也已经从那儿转移开了。“可见任何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都是不能持久的，出现得突然，消失得也迅速。”吕瑾一边走一边这样想着。

走过了约摸三分之二的路程，前面便都是住宅区了，行人也逐渐稀少起来，吕瑾看了下手表，时针指在六点三刻上，他想到妻子等着自己吃饭准是等急了，因此他便加快了脚步，但突然间觉得两腿的关节有点隐隐作痛，这说明过去在日本宪兵队监狱里所留下的刑伤又在发作了。每逢阴雨天气或节令交替时，他那两腿上的刑伤连同肩膀上的枪伤总是要隐隐作痛的，这几乎就象晴雨表或是农历的节令同样地准确。“现在是轮到什么节气呢？立秋已经过去半个多月了，大概是到了白露了吧。”他一路想着折入了一条小路，从那儿穿过了几条弯弯曲曲而又相通的弄堂，那些弄堂之间原是有墙壁相隔着的，可在五八年的时候都打通了。从那些弄堂里走虽然曲折而狭窄些，却能比较近便地到达他所居住的晴川路上。

晴川路是一条很短的路，从头到尾只有四百来米长，但路面却挺平坦而宽阔。两边人行道上栽的梧桐树也挺密。这条路在一般的市区交通图上是找不到的。解放前，这里原是一家专门经营化工原料的英国洋行的小路，并没有什么路

名。在这条路上，面对面地排列着二十多幢小洋房，都是那家洋行里的华洋高级职员宿舍。解放以后，洋行歇业关闭了，原来的住户有的回英国去了，有的搬走了。这些空着的洋房，便由房管部门接管过来，安排进了新的住户。市政部门拆除了原来造在南面的那一堵墙，使这里成了一条沟通南北的支路，并且给它起了个路名。吕瑾从一九五三年转业到地方机关工作之后，就被安排住在这条路上朝东第六幢——十二号里居住。它和周围的房子一样，也是幢两开间假三层的英国式尖顶洋房，红瓦灰墙，底层和二楼都装着百页窗，屋前有着块三分来地面积的小花园和一堵三米来高的砖墙。在同一排相同式样的房屋中，这幢十二号里所住的人要算是最少的了。底层朝东南那间屋里住着个单身的报社记者，并排朝西南的一间里，原来住着一对在科研单位里工作的年轻夫妇，半年前由于调动工作迁移到天津去了，目前房子还空关着没有分配掉。二层整层两大间和一个十平方米的小间，都归一个大学历史系的教授舒雁群父女俩使用。三层那两间就是吕瑾的家了，这类倾斜度很大的英国式屋顶，虽然占去了屋里不少能实际使用的面积，但由于他家只有三口人，因此住得还是挺宽敞的。

吕瑾走到离自家的院门口还有十来步时，就按照习惯把钥匙串掏到手里了。这幢房子里住的人少，白天又大多不在家里，平时院门一直是锁着的。此刻，吕瑾走到门前时，却发现那扇铁皮院门敞开着，门里站着两个人。借着苍茫的暮色，能看清是两个穿军装的小伙子，一个左臂上缠着块红布，另一个的军装已经洗得快发白了，并且大得很不合

身，袖管卷起了一大截，显见这衣服原来并不是他的。他们看见吕瑾走进门里，那缠红布的便踏前一步，挡在他面前问道：“喂，你上哪儿去？”

吕瑾回答道：“我是住在这儿的。”

“住在这儿！”那小伙子朝吕瑾打量了一眼问道，“住几楼？”

“三楼。”

另一个小伙子朝吕瑾望了一眼，凑到同伴耳边低声地说了几句。刚才那问话者又朝吕瑾上下打量了一眼，这才默默地闪开了让他过去。

当吕瑾看到了这两个小伙子的时候，就已经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这时，他抬头朝楼上望了一眼，见二楼所有的窗口里都是灯火通明，还有好些个人影在窗里晃动着，这就越发证实了自己刚才的推测了。不知怎么的，虽然明知道这件事情同自己并无关涉，而且刚才那两个人对自己的态度也还算客气，但在上楼时，他的两腿还是微微地觉得有点颤抖，刚才发作过的那阵关节痛已在无形中消失了。

他走上了二楼，经过走廊时，朝那间敞开着的房门里看了一眼，那是舒雁群的书房兼会客室。此刻，里面所有的灯，包括吊灯、台灯、座灯全都开着。书橱里的书都被搬出来扔在地上，满地纸片狼藉。屋里约摸有十来个小伙子，有穿军装的，也有不穿军装的，有的正在翻橱倒柜地进行搜查，有的正蹲在地上检查着书页。舒雁群低垂着头背贴墙壁站着。有一个穿军装的年轻人，正站在门口指手划脚地在指挥着这场搜查。他听到吕瑾的脚步声，转过头来见是个陌生人，

便瞪着眼睛问道：“你是干什么的？上哪儿去？”

吕瑾指了指头上回答：“我是这楼上的住家。”

“楼上的！这时候回来？”那年轻人朝吕瑾上下打量了一眼问道。此人虽然没有把话明说，但吕瑾从对方那脸色中能看出他似乎在诘问：我们正在这里，你怎么还回来？吕瑾本想向他反问一句：“那我该什么时候回来呢？”但转念之下又忍住了，因为他感到自己并没有必要同这批小伙子发生什么争论。

这时，另一个人从房间里走出来，朝吕瑾看了一眼，凑近那指挥者耳边说着话。虽然这说话声很低，但站在对面的吕瑾也能够听清一些内容：“……大概就是住在……检察院工作的……”

听说是在检察院里工作的，那指挥者眼神中的敌意顿时便消失了，甚至还现出了点和气的笑容朝吕瑾点了点头，说了句：“你走吧。”便又转过身去继续指挥着搜查了。

吕瑾朝楼上走去，当他踩上最后一级楼梯时不禁吓了一跳，原来在楼梯口的走廊上蹲着个黑影。但他立刻就辨认出这正是他在大学里念书的女儿吕晴氛，蹲在这里大约是为了要聆听楼下的情况。吕晴氛看见父亲上楼，便站起来唤了声：“爸爸回来了！”

吕瑾答应了声，推门走进自己的卧室。房间里黑洞洞的，可见妻子还没有回来。他的肚子虽然有点饿了，并且也知道女儿准已经把晚饭准备好了，但还是想等着妻子回来一起吃，因此便开亮了灯，在平时自己专坐的那张旧藤椅里坐下，从旁边的藤几上拿起份当天的《人民日报》来看。

每晚回家来看《人民日报》也是他的一个习惯，对上面登载的那些重要文章和重要报道他都是看得十分仔细的，从标题到内容几乎都要一字不漏地读上一遍，某些特别重要的词句和段落还要反复地读上几遍。但今天不知怎么的却有点心神不宁，拿着报纸看了好一会，却连几个大标题也没印进头脑里去，于是便干脆放开报纸，点上支烟默坐着聆听从楼下传来的吆喝声。

当他手里的那支烟吸剩了半截时，吕晴氛进来了。吕瑾问道：“你妈妈呢，没回来过吗？”

“没有。”

吕瑾想了想问道：“她没说今天学校里要开会吗？”

“出门的时候没说过，大概是临时有什么会了吧。”

楼下的吆喝声突然高了起来，吕瑾侧耳聆听了一会，那吆喝的人大概是闽粤一带的人，虽然操的也是普通话，但却听不清他在说些什么，所能听得清的只是“……交代……老实……反动”等几个词语。吕瑾看着女儿问道：“下面那些都是你的同学吗？”

“是的。可都是舒伯伯那个系里的，我一个都不认识。”

吕瑾问道：“你舒伯伯在学校里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今天突然会上门来抄家的？”

吕晴氛说：“详细情况我也不太清楚，前几天好象没什么大问题，就只是大字报上说他在教学中宣扬唯心史观，这一点差不多历史系所有的正副教授都被点到的，他也没有什么更突出的材料。可昨天忽然贴出了一批大字报，说他在公开场合里放毒，对抗中央文革，还要替右倾机会主义头

子彭德怀翻案。大字报上还写他是‘反动学术权威’和‘反共老手’，在下面署名的不光有历史系的人，还有政教系和我们中文系的好几个战斗队。这样一来，他就在一夜之间变成了运动的重点，当天下午历史系就开了他的批斗会，今天下午就抄家来了。”

吕瑾听了有点诧异地问道：“他为彭德怀翻案！可他从没有在部队里待过，也没去过朝鲜，跟彭德怀有什么关系呢？”

吕晴氛说：“大字报上说他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之后，还在公开宣扬清官在人民中的影响和作用，这就是明目张胆的替彭德怀翻案。”

吕瑾蹙拢眉头想了一会说：“你舒伯伯的这篇文章，是什么时候发表在什么报刊上的，我怎么从没听他说起过呢？”

吕晴氛说：“这些话不是发表在报刊上的，是前些日子在报社召开的一个座谈会上讲的。大字报上把他当时的发言记录也整理好抄贴出来了，我原来想看一下，可专栏前面挤满着人，总是没能挤得上去。”

吕瑾按熄了手里的烟蒂，又换上支烟点上了默默地吸着。楼下的吆喝声又响起来了，这回换了个上海口音，因此有些字句能听得比较清楚：“……你还不认罪吗？……好哇，你还想反扑！告诉你：宪法可不是保护你们这批牛鬼蛇神的……这就是你反党的罪证……”

吕晴氛走到楼梯口去站在那里听了一会，又走回来，脸上现出困惑的神情看着父亲说：“爸爸，你倒是说说看，就说